

凡·高晚期的画作对黄色有特殊
的偏好，他租住的房屋被涂成
黄色，许多作品（如《向日葵》）以黄色为基调，他寄给弟弟提奥的信件中充满对黄色的赞美。对此，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保罗·沃尔夫博士有独到的见解，在美国临床化学协会第52届年度会议上，沃尔夫博士介绍了地高辛的一些有趣的信息，以及它可能如何影响了凡·高绘画的研究结果。沃尔夫博士说，凡·高患有家族遗传性的癫痫，医生给他开的药物是从洋地黄类植物提取的地高辛。凡·高对黄色的嗜好，比如其《星夜》中每颗星星都被大片的黄色云团围绕，可能与其服用洋地黄类药物造成的“黄视症（视物变黄）”有关。

而苦艾酒也被沃尔夫博士认为是凡·高热衷于使用黄色的原因。虽然苦艾酒中有绿茴芹，甜茴香，和其他药材与食用香草。但其制作的关键原料是一种大量生长在瑞士瓦勒德特拉费寒冷地带的苦艾的花和叶，这种欧洲多年生草本植物含有微量化合物“侧柏酮”，研究发现侧柏酮不但可以激发创造力，也会造成黄视。

凡·高是苦艾酒的忠实信徒，他曾经画过《有苦艾酒的餐桌》，画中那摇晃和倾斜的酒杯好像暗示这幅画是在他喝过几杯之后画的，就在另一位印象派画家劳特雷克画过《喝苦艾酒的凡·高》之后，1888年，凡·高离开巴黎到南方寻找平静，但苦艾酒仍在他的生活中挥之不去。凡·高白天在阿尔的乡间写生，金黄的烈日让这头寂寞的猛兽饥渴难耐，夜里便一头扎入了“绿色缪斯”的怀抱。印象派画家西涅克来拜访过他，并描写了凡·高的景况：“他在烈日酷暑中消磨了一整天以后，没有像样的家可回，于是就坐上咖啡馆的凳子，在那里，苦艾酒和白兰地交替着，痛饮不休。”

在阿尔，凡·高在咖啡馆里花掉大半

一杯苦艾酒 跟一轮落日 有什么分别

文 | 周惠民

凡·高的割耳事件，
甚至他的自杀，也常
常被归咎于大量饮用
苦艾酒所致。



周惠民，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曾留欧十年。著有《饮膳随缘》《德国史》《德国对华政策研究》等书。“生平颇似五柳先生，好吃而不能常得，好酒而无量。”

的生活费用，他也在咖啡馆里观察那些同样消沉的灵魂，凡·高写信给他亲爱的弟弟提奥：“咖啡馆是个会让人毁掉自己、让人发狂的地方，所以我用路易十五的柔绿色、用孔雀绿，再衬以黄绿色、粗糙的青绿色，我用这些来表现在低矮的咖啡馆里蕴含的黑色力量；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魔鬼熔炉一样的氛围中，泛着硫磺的颜色。”一句话，苦艾酒的颜色。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黄视一说，而且这种病症一般还会导致对蓝色的忽视，但是在凡·高生命末期的绘画中蓝色几乎和黄色一样热烈。凡·高告诉弟弟：我喜欢漫无边际的大海，因为它与蔚蓝色的天空合璧为一，这正是海天的壮阔，巧的是离海边有一块看不到边际的金黄色的麦田，我想这就是现实和浪漫的比较……我要把它画在纸上留在人间。

也许凡·高只是热爱黄色，对他来说，黄色就是太阳，“我需要太阳，我被它那可怕的热与光吸引了，离开了太阳就无法永远真正的绘画……我要使非洲的太阳烧尽我体内的寒冷，并在我的调色板上点起火来”。正如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言，“一杯苦艾酒跟一轮落日有什么分别呢”？

凡·高的割耳事件，甚至他的自杀，也常常被归咎于大量饮用苦艾酒所致，我们不清楚苦艾酒该对凡·高的死负多少责任，不过有人诗意地说，凡·高流在大地上的血液，虽然阴郁却喜悦，散发出苦涩的酒味。

凡·高于1890年去世，被安葬在瓦兹。1905年他的遗体被转移到附近一个更大的墓地。移棺时发现他的棺材被装饰性常青树北美香柏的根紧紧缠绕，北美香柏富含侧柏酮，事实上，“侧柏酮”的名称正是从这种植物的拉丁学名而来的。既有趣，又略显讽刺，凡·高与侧柏酮的关系甚至在他死后还在延续。■